

我与民族报

我的名字在《广西民族报》上出现,是在2018年。迟暮之年的我终于触摸到她,这份曾经被我视作高山而难以逾越的报纸,不仅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我,让我温暖在心,更以杨柳风般的温存,持久深情地摆渡着我,让我在文学追梦之路上有了不竭的动力和信心。

恋上《广西民族报》,把她装进我的心底,其实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我前往在县民族局工作的表弟家做客,在他的蜗居里,我把墙角报刊架上的《广西民族报》随意一翻,副刊上的一篇精美短文深深地打动了我。自从那时起,我便把《广西民族报》视为必读之物,年深日久,成为了她的一个“铁杆粉丝”。

喜欢《广西民族报》,客观原因是那时的工

作、生活节奏没有现在那么紧张焦虑,读报成了一种习惯,一种幸福和享受!让我对她一见钟情,还因其所刊登的文章接地气,聚乡音,有特色,像一条汨汨流淌的小河,给人诗意的美感。《广西民族报》副刊的作品,像是专为充实我青年时代空落落的阅读空间而设的。那些优美、哲理的文字在我心间游荡,像彩虹般绚丽,多姿多彩,让我不忍错过,读得如醉如痴。

时常,我读完报纸副刊上的文章,便用剪刀把心仪的文章剪下,制成剪报收藏。动手制作剪报,这份享受始于1988年。作为大化瑶族自治县新县的筹建者,我和其他干部一样,每天额外收到8毛钱的补贴。别小看这几毛钱,它对我的用处可大着呢!我用它订报刊、买书,徜徉在知识的海洋。虽然之后补贴取消,但已经读报成瘾,每到订报日,我总会让在民族局工作的表弟帮订一份《广西民族报》。这一订一直订到退休,订到我旅居外地的那一天。

阅读多了,我便产生了写作的冲动,心中的文学梦,如微微星火,在青春里摇曳。1989年起,我开始写稿,投给报纸,但对《广西民族报》一直没有胆量投稿。当东西、鬼子、凡一平、红



日等已是闻名遐迩时,我才久不久有属于通讯报道类的“豆腐块”在市报上见刊。即便如此,当时也足足让我高兴大半天。每当在报纸一角找见自己名字,犹如捡到宝似的,那种欢欣至今难忘。

在市报发稿后,县里有个领导认为我是个能写的人,便把我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给领导当秘书。虽然工作很忙,但我依然笔耕不辍。有一天,我收到一份退稿,稿件是一个短篇小说。退稿中,编辑附信给我,大意说,我生活历练不够,文笔粗糙稚嫩,建议先做好本职工作,多读书,多积累,以后再写再投稿。编辑的话很委婉,但我能读出他对我创作能力的质疑,想到自己写了那么多,见报屈指可数,心里对写作便开始打起了退堂鼓,以至于文学梦日渐瘦薄,甚至消泯。这时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大化开展异地安置试点,组织派我到负责试点任务的大化城郊异地安置开发区任职。异地安置工作当时是全新的课题,传导的是巨大的压力,为了试点的成功,我心无旁骛地工作。从1992年起,我再没有片字寄往某个报刊。

大化城郊异地安置试点取得成功,我先调县林业局,后到扶贫办,再到乡下任职锻炼,之后到县委办公室,到县委组织部,时光荏苒,转眼几十年过去,领到退休证时,方觉时光倏忽,光阴似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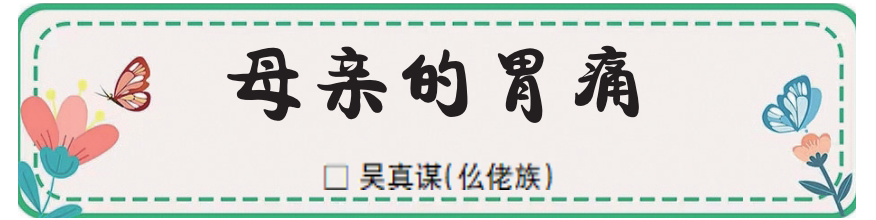
到县委组织部工作的那几年,临近退休,领导关心照顾我,除了挂户扶贫,其他工作几乎都挪给年轻人扛了。黄昏迟暮,有了空闲,我的文学梦又重燃于心。终于在2017年底,我又铺开纸笔,像一个正值青春年华者,兴致盎然地涂抹自己的文学梦。入暮追光,我既写散文、随笔,也写小说。在《大化文艺》有了一些收获后,我开始向市报、省报的副刊投稿。我在给《广西民族报》投去第一篇稿子时,心怀忐忑,是借着两杯小酒助力,鼓足勇气,才投出去的。在给《广西民族报》投了几篇后,2018年冬天,题名为《新水岸》的一篇散文,终于在我期待的副刊上见刊。自己满头花白时,终于有一篇文章在省报上露面,这份荣幸刻骨铭心,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在我投稿《新水岸》不久后的一天,时任县文联主席的黄格约我喝酒。我到约好的大排档,一个身材不高、目光明澈、壮实有劲的中年男子已在那里等着,他就是在大化文艺大家庭中,谦逊勤勉,为栽扶文学新苗,甘当一名默默摆渡者的黄格。坐到桌边,黄格说:“老哥,你的《新水岸》被《广西民族报》采用了。”接着他打开微信,一边把文章发给我,一边说今天的酒是为庆祝我在省报上实现“开门红”而喝的。在我所仰慕的《广西民族报》上发表文章,别提我那时是多么激动啊,要不是年纪的原因,我定会一蹦老高,像年轻时那样,把酒杯盛满,不醉不归。

人生迟暮,《广西民族报》以宽大的胸怀接纳了我。这之后,我加快了写作的步伐。这期间,素未谋面的编辑黄浩云老师,像一位极尽职责的园丁,对我多予关注,不辞辛苦、万分热情地摆渡着我的每一篇文章。由于我不会使用电脑,文字都是在手机上写的,发的文档不规范,很多错别字,标点符号也用得不准。但黄老师从不厌烦,对投过去的文章,提修改意见,帮我修改润色。记得我发在《广西民族报》上的第二篇散文《五月里的百里画廊》,见报前,黄老师把编校稿发给我时,附信介绍了《广西民族报》副刊办报特色,用稿标准,以及篇幅和文字的基本要求。看着黄老师发给我改得像一团麻花的编辑稿,我心里既惭愧又荣幸。我细细品味着她的教导,得到一些启发,经过写作实践,写作水平也逐渐得到了提高。自2018年至今,我已在《广西民族报》发表散文十余篇。其间还上了两次专版,四篇头条。这极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大胆给其他报刊投稿。经过不懈努力,我的名字终于在《民族文学》《文艺报》《海外文摘》《散文选刊》《广西文学》《三月三》等杂志。我能有几篇文章在大刊名刊上发表,无一不是《广西民族报》副刊编辑们摆渡来的,没有《广西民族报》,或许我还在做着幸福朝前的梦,但梦何时变成现实,路还要走多长,还是个未知数。

随着发表量的增多,2019年我终于加入了广西作家协会,接着又光荣地加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我的长篇小说集《谁都跑不掉》《深水》、散文集《燕喃声》先后出版面世。在时间的长河里,我的文学梦再次起航,梦想成真。

行笔至此,我要真切地对《广西民族报》说,你是温存款款的杨柳风,润物无声,让我心间文学的芽苗不断生发和成长,让我在文学追梦路上,看到远处有光,看到彼岸繁花正开。



山子八岁那年,父亲死了,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山子也争气,读书用功,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县城工作。

山子的母亲在乡下生活,离县城七八十公里,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山子呢,怕老娘在家孤单,无论工作多忙,一个月总要回家一次,和母亲吃一顿饭,陪母亲聊聊天。

可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不知怎么的,山子特别忙,也不知忙些什么。过去,一月回家一次,渐渐地,改为两月回家一次,后来,一个季度才回一次,现在至少半年才回家一次,有时候大半年才回一次。

这天,是个礼拜天,山子想又有大半年不回家和母亲团聚了,该回去一次了。于是,他上街特地买了母亲爱吃的板鸭、猪头肉和一些肉丸,坐上小车,朝老家的方向开去。

打山子有记忆起,母亲便是个忙人,打柴、烧锅、担水、砍猪菜、煮粥、扫地、放牛……还常常到田地里种水稻玉米之类的农作物。尽管忙得团团转,母亲还是常常想念着山子。

后来,山子长大了,考上大学,又整天泡在学校里。那些语法啦、句子、单词、听写、默写、作文啦,把他的脑海塞得满满的,把母亲在脑海

里也挤跑了,甚至连做梦也没梦见过。他觉得心里十分内疚,对不起母亲如大山一般炽热的爱。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呢?他想:如果自己毕业后,有了钱,头一件事就给母亲买一套全新的衣服,并每月给母亲500元零用钱……想到这些,山子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回到家,大半年的时间不到,母亲比过去显然瘦多了,腰也比过去弯了许多,眼睛凹陷,像两个无奈的伤口望着他。山子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地上,上前紧紧抱住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

吃午饭的时候,山子不断往母亲碗里夹肉,而母亲吃得很慢,突然,山子见母亲放下碗和筷,双手压住肚子,头也勾得低低的,山子问:“娘,你怎么啦?”

“胃痛,这老毛病又犯了。”山子又问:“娘,我送你去医院吧,彻底检查一下,现在我有钱了,不像过去了。”

“不去,压压它就好了,娘年纪大了,不想去医院遭那份罪,娘闻不惯病房里那种味儿。”

无论山子怎么劝,母亲就是不答应去医院,山子也没办法,吃完饭,给一些钱给母亲,又坐上他的小车回县城去了。

谁知回去后不到一个月,母亲就找人打电

话,说胃痛又发作了,疼得比较厉害,希望山子回去一次。山子想,这次回去无论如何也要劝母亲去医院检查一次了,不能由着她老人家了。可令山子感到奇怪的是,他刚到家门口,母亲就从屋里走出来,笑咪咪地,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娘,你的胃……”“现在它不痛了,早上痛得厉害,我用双手用力压住肚子,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它就不痛了,这办法真管用,比吃药还灵!”

听母亲这样说,山子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不好意思再开口劝母亲去医院检查。和母亲吃完饭,说了一会话,单位还有一些事需要处理,山子就回县城去了。

山子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回去后不到二十天,母亲又托人打来电话,说胃痛又发作了,这一次比上次要疼得厉害,用双手狠狠压住也不顶事了,还是痛。无奈,山子只好又一次回去,半路上,他想,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母亲到医院检查治疗了。就是拖,也要把她老人家拖上车。

回到家,山子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只见母亲在门口迎着他,脸上的表情很坦然,甚至还有一丝喜悦。

“娘,你的胃?”“见到你,它又不痛了,你说怪不怪?”

山子有些疑惑,但又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他想,胃痛这东西,时好时坏,时发作时停止,这种现象也是正常的,母亲的胃痛发作时托人给我打电话,而我回到家需要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说不定母亲的胃痛又停止了呢,想到这

里,又看看一脸清瘦的母亲,山子也不再说什么了,和母亲吃了饭,陪母亲坐了一会,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一听,单位有事,山子只好和母亲道别,回县城去了。临上车时,母亲送山子一截,母亲的右手牵住山子的左手,像小时候一样亲切,母亲没有说一句话,上了车,山子转过头,见母亲的眼眶里有些湿润,但眼泪没有掉下来,山子鼻子一酸,差点哭了。

过了一阵子,这天是星期天,山子刚起床,手机响了,一听,又是母亲托人打来电话,说胃痛又发作了。这次不同前两次,可能有生命危险,山子算了算时间,距离上次仅间隔十二天。看来,母亲的胃病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这样反复发作,迟早会要了母亲的命。

山子的小车刚驶进村口,就看见大榕树下有个黑点站在路中间,山子到前一看,不禁惊呆了:是母亲。山子下了车,把母亲拉到榕树下,急急地问:“娘,你的胃痛怎样了?”

“我根本没有胃病,都是骗你的。”

“什么?”山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呆了一会,慢慢问:“娘,你为什么要骗我?你没有胃痛,为什么要装呢?”

“我不说有胃痛,你能十天半个月回来一次看我吗?娘今年八十三,一个人住三间大瓦房,多寂寞呀,你爸走得早,我连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你工作又忙,大半年才回来一次,娘没几年活头了,想在闭眼之前多看看你几次,所以,就骗你说我有胃痛,这样你就能回来……”

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山子已经紧紧抱住母亲,好久都不松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

最温暖的话

莫灵元

竹篾织成的鱼笼像圆筒
它们不是我们的玩具
是我们家的希望
在记忆的深处
父亲撑着疲惫的脸
日出夜也出
把挖来的蚯蚓烧熟
用木叶卷起放进鱼笼
然后顶着夜色出门
一早醒来
我们看见父亲回来了
他从鱼笼里倒出我们的惊喜
那些大的小的鱼
在木盆里挤挤挨挨
父亲说:“又有了!”
这是我们衣服破了的时候

这是我们交学费的时候
听到的最温暖的话

庙碑

江恨雨

铁锹撞击石头那一刻,一道闪电
从泥土最深处劈空而出
惊得老人目瞪口呆,仿若身上的一截断骨
刺破皮肤,飞离自己的躯体

这块埋在浅土层下的石碑刻密密麻麻的宋体字
仔细辨读之后,竟然就是几百年前的家族庙碑
庙宇旧址,即是眼前空空如也的荒地
举目南望,群山匍匐,草木黛绿
晨光冷瑟穿过云层抵达静卧脚下的石碑
旁边的虫豸被突然从草丛窜出的一只蜥蜴惊吓
纷纷躲入石碑下松软的鲜土层里

我半跪在碑前,擦去厚厚的苔痕
把每个字小心翼翼地按进手机里
碑面上浅浅的纹路,游动着祖先的讳名
风穿过草尖轻敲千年前的编钟
身后不远处,就是族亲三叔公的老宅

黝黑的旧瓦片上,闪烁着鱼鳞状的阳光
墙角闲放多年的犁铧与镰刀锈迹斑斑
还在低喃着要上山收割石头内部的水草

我伸出被野荆刺破的右手摩挲每一个字
笔画上的每一粒沙土
都是未破译的生命预言和密码
我捧起一把黄土
看见自己的掌丘在褪化成蝉
蝉蜕,附在蕨根下为我默祷
试图超渡这半世的空和痛

石碑依旧还要缄默几千万年
祖先的血脉无声穿过三月的尘埃
汨汨抵达我举向天空的掌心